

另類觀點的紀錄方式——聽聽導演楊力州怎麼說

採訪、撰稿：曾幼瑄 2007.10.12

開始聽到 楊力州導演的名字，拜賜於最近炒的非常叫座的『水蜜桃阿嬤』，那時本於天性不愛湊熱鬧的心態，對於網路上所轉寄的一切信件，通常也僅都是隨意瞄過而已，並未在心底留下任何的痕跡。後來我的上司開始注意到這部片子，可能是這部片子在社會上太具議題與爭議性了，因此他很想看看這部片子所言何物，明白大家據理力爭、爭的面紅耳赤的原因是什麼？



我想，人有機會碰面聊聊，都是一個緣分，因緣受到數位剪輯的吸引，感受到影像與聲音排列組合變化所呈現的美學張力，那樣令人血脈噴張、欲罷不能的驅動力，跑到華視文教基金會學習數位剪輯，認識了 中華民國剪輯協會理事長段兆偉老師，也很巧的，藉由段老師的牽線，有機會訪談楊力州導演。

在訪談之前，我詢問過楊導演意見，請他推薦我看幾部作品，楊導演推薦了他近期的作品，「奇蹟的夏天」（在百事達都租的到）、「水蜜桃阿嬤」（可在網站上看到完整版 - http://www.businessweekly.com.tw/event/2007/atwn2face/main/home/tw/box_page03.php）。

看到「奇蹟的夏天」後，真的有點意外，完全超乎我之前的對紀錄片的印象。我覺得這部片子，很像電影，他有炫麗的片頭設計，動感的音樂節奏，很容易就讓觀眾融入電影情境中，但就紀錄片的深度來說，與我之前看過的紀錄片比較，似乎稍微淺了一點，我甚至曾經質疑，這類的作品，也是歸類於紀錄片嗎？所以我把我看完的疑問與感受，跟好多位老師討論，夏老師告訴我：「...任何題材都可以拍成紀錄片，只要他有紀錄觀點」；周導演告訴我：「...紀錄片只要是真實的過程，不管任何內容都是無價，因為它不會在發生一模一樣的過程，這就是紀錄片的精神，與商業無關」；洪老師告訴我：「...紀錄片的價值，要先問你對紀錄片的看法是什麼？...南藝的井迎瑞老師，將紀錄片分為六種典範：一、紀錄片做為藝術創作；二、紀錄片做為美學實驗；三、紀錄片做為政治行動；四、紀錄片做為歷史文獻；五、紀錄片做為研究方法；六、紀錄片做為批判教育...」

綜合了這些老師的回應，加上我自己的想法與段老師的意見，戰戰兢兢地與楊力州 導演約定訪談的時間，恰好楊導演要出席『開眼·見錢』主題紀錄片影展的主題影片：『財富之道』（導演張釗維）的導演對談，開始見識到楊 導演的功力了。

其實我很感謝楊導演的介紹，讓我看了『財富之道』這部影片（http://www.cnex.org.tw/editorial_theme_production_2007.php），這部影片雖然拍的很宏

觀，但卻深深有著個人自我探索的微觀縮影，以下引言，擷取自 **楊導演的分析**：之一：『很多人物志的故事，大多是從個人角度來看，格局是由小而大，但是這部片卻是由大而小地逐一推演的知識性紀錄片，是台灣目前較少有的紀錄片型態。裡面有很多的反思，與以小觀大是很不同的差異，議題很清楚，心思細密，技巧很好。.... 在看這部片時，我就像海綿般吸收方式，不斷在吸收這部片所散發的知識性概念，專心到甚至忽略鏡頭如何地呈現』

之二：『這部片蠻適合剪輯成電視紀錄片，但是如果成為電視紀錄片，有些必須要被簡化，我想知道張導演在簡化當中，如何去取捨？』

張釗維導演：『其實取捨非常難，我認為只要能將紀錄片中所面對的人、題材中，美（醜）後面的醜（美）、真（假）後面的假（真）、善（惡）後面的惡（善）都可以參透的話，片子便算成功，因為這些事是同時存在的，所以好的紀錄片可以呈現這些，讓人感受到跟真實的社會、生活、人是息息相關的』

另外，針對「奇蹟的夏天」（95年金馬獎最佳紀錄片），我也跟導演聊了一些，以下擷取自 **楊導演的回應**：之一，得獎感言：『就是謝謝一大堆，其實我很意外這部片會得獎，因為另外一部紀錄片『醫生』是拍的相當好，畢竟他是以市場取向為考量，這樣的影片類型放在影展競賽來說是否是 ok 的，當然有很多最佳劇情片都是商業電影，但在紀錄片環境來說，或是思考的氛圍，跟商業來說比較沒有關聯的。』之二，奇蹟的夏天，拍的很像電影，用了很強的節奏。與視覺性，背景音樂幾乎都是快節奏。就是要吸引大眾的目光，而大眾的口味，就是"市場"的主幹，若紀錄片不迎合這市場，很難持續一直拍下去，對於這樣的說法，

導演的想法是：我並沒有想要拍一部迎合市場口味的紀錄片，我想做的是一部容易閱讀，進而接受溝通的紀錄片，在 2000 年以前，我對紀錄片的邏輯思維跟大部分的紀錄片前輩是類似的，我們完全不考慮觀眾的想法，本來這就不是紀錄片該有的思維，後來有一次在台南的一場放映，看到少少的觀眾，我開始去思考，為什麼一部好的紀錄片，只有少數的人會想要知道，進而想去閱讀，因此 2000 年後，我開始有一個很大的企圖，我在想這些紀錄片前輩，努力十年之後，觀眾可能從 1% 進步到 1.1% ，可是我比較貪心，我希望它可以從 1% 進步到 3% ，甚至 5% ，可以創造更多紀錄片的觀眾，在這樣的期待底下，策略變成是重要的，我不希望我的作品在一開始被觀眾所閱讀是很艱澀的，我開始準備中小學（剛開始接觸紀錄片的觀眾之意）的紀錄片，希望對比較少接觸紀錄片的觀眾，能開始去習慣紀錄片的形式，然後感動，進而認同紀錄片的觀點而產生力量，持續成長，回過頭來閱讀更有深度的紀錄片。畢竟紀錄片是具有改造社會的能量，也因此我的另外一個希望是，當紀錄片變成有較多觀眾時，他便能吸引較多的商業團體來參與，而在這樣合作的基礎上，逐漸影響商業團體，希望能讓他們成為一個有善念的企業，雖然善念離善良還很遠，但總是一步一步來。』之三，紀錄片的拍攝機器：『拍攝機器有兩種，SONY HDV Z1C 和 JVC HD-100，不過因為是拍攝運動類型的片子，機器受損很嚴重』

綜合上觀，再加上之前上網看完「水蜜桃阿嬤」與一些評論「水蜜桃阿嬤」的言論，我的想法是，人，都是要生存的，今天不管當初的動機為何，今天一但有人、有企業願意以善念為出

發，不斷地傳承這樣的情感，又何必彼此針鋒相對地去質疑與漫罵呢？人，何苦為難人？

附註：

1. 楊力州：中華民國紀錄片發展協會理事長。輔大應用美術系，台南藝術大學音像紀錄研究所。曾任紀錄片營隊講師，國內影展召集人及評審，復興美工美術老師。1997 年開始以紀錄片創作為工作，持續以拍攝紀錄片的方式關注社會議題，題材包括學生、軍人、女性。2001 年開始，長期紀錄在日本的台灣人，並完成多部跨海日本拍攝的紀錄片。
2. 楊力州 紀錄片作品—《新宿驛，東口以東(上)》《飄浪之女》《老西門》《留念》《畢業紀念冊》《過境》《我愛 080》《打火兄弟》。
3. 中華民國紀錄片發展協會 <http://www.tdda.org/>

楊力州認為，一個紀錄片導演首要條件是「勇敢」。他也提醒：「別忘了你有兩隻手，左手要勇敢拿起攝影機去紀錄；同時也別忘了要伸出關懷的右手，給予被拍攝者關懷及支持」

人生的第一台攝影機

楊力州在唸書的時候，智育成績並不好，課業上並沒有獲得很大成就感，但是他很喜歡畫畫，家裡也支持他走美術相關的路。於是國中畢業後楊力州進入復興美工，接受較紮實的美術訓練。復興美工畢業後，他考上輔大應用美術系。大一時，楊力州在一個大型的繪畫比賽中得了獎，獲得八萬元獎學金。他用這八萬塊，買了人生第一台攝影機，「我還清楚記得，是 Panasonic 的 AG460」。

令人好奇的地方是，楊力州截至當時的人生歷程，沒有一件事是跟影像創作有關係的，況且二十幾年前，攝影機又貴又少，一般學生根本沒有接觸的機會。問他：「為什麼是買攝影機呢？」他回答：「好問題……其實連我自己到現在也都還在問我自己這個問題，但是我完全想不出來，我不知道為什麼我沒有去買摩托車或是其他東西……但是自從有了這台攝影機，我便瘋狂迷戀上攝影，再也不畫畫了。」有了這台攝影機，楊力州便常常幫忙系上的活動紀錄，雖然常常接觸攝影機，「但那時我根本不知道紀錄片是什麼，也壓根沒想到會走上這條路。」他笑道：「當時我對自己只有一個小小期待，就是當一個伴唱帶的攝影師，經費不夠就拍穿泳衣的美女在海邊步，有點兒經費就多加匹馬……」

當時有關於台灣本土相關論述正熱門，所以有時間的時候，楊力州就和同學一起研究、拍一些相關的實驗短片。但是當時的他，對於要成為一個影像工作者路還很遙遠。「後來有學校辦了一場紀錄片放映活動，當時對紀錄片的概念還很模糊，我以為會很難看但是又好奇，所以我站在門邊，想說如果不好看我就走。」他清楚的記得，當時放映的是吳乙峰的月亮的小孩，「沒想到我留下來了，而且這一留就是 10 幾年……」

進入南藝 開始創作生涯

畢業後，服完兵役，楊力州回到母校復興美工當美術老師，「雖然畫畫是我喜歡的，但我當時擔任導師，要指導軍歌比賽、要管理班上的整潔……導師所負責的工作遠多於教美術，我覺得這不是我想走的路。剛好那時台南藝術大學音像紀錄研究所剛成立，我看著我那台還沒壞掉的 AG460，我回想和這台攝影機一路走來的點滴，我決定去台南。」楊力州以大學時拍的短片報考，他回想：「這是一部實驗短片，是有關台灣的主體性的影片，我現在把他拿出來看，真的連我自己也看不懂，但不知為何，我被錄取了。」

進入南藝大，楊力州真正開始接受有關紀錄片的教育，並且開始學習剪接的技術。研一的時候 SONY VX1000 剛剛推出，「隔了 10 年之後，我買了人生第二台攝影機」當時還是使用線性剪輯，但是到了研二，便開始出現非線性剪輯，「我當時自己組了一台電腦，那時的硬碟設備很貴，又大又重」。經歷了線性及非線性的轉換，楊力州認為，相較之下，非線性剪輯在使用上比較便利，「但是對我來說，不管是用線性或非線性，我花的時間都一樣」他說，以前線性一剪，便不能回頭，所以要很小心，現在雖然可以回頭，但反而會更注意畫面、聲音、剪接的品質，會一直回去整理不滿意的地方。對楊力州來說，他要的紀錄片是高品質的，他不要讓大家以為低成本的紀錄片是低品質的。「我現在在使用的攝影機是 SONY EX3，這不是最頂級的，但是拍攝紀錄片常常需要上山下海，需要有很強的機動性，所以我覺得這一台視兼顧品質與機動性的選擇。」

讓紀錄片更好看 讓更多人愛看

最令楊力州難忘的一部片，是他在 1999 年的〈我愛 080〉。〈我愛 080〉拍攝對象是他當時第一次工作所帶的學生，討論台灣男生服兵役所遇到的情感問題。這部片獲得許多獎項。「我當時受邀到南部一間大學舉辦導演座談會，但是來看的學生只有五個。我開始沉思，紀錄片到底哪裡出了問題？我要怎麼做才能去推廣紀錄片？怎麼樣才讓大家喜歡紀錄片？」楊力州認為，「關懷弱勢」是紀錄片這 100 年來的主要意義，也是紀錄片的核心概念。為了推廣紀錄片，讓更多人去關懷社會，楊力州認為，首先，就是要讓紀錄片「好看」。

楊力州說：「我要讓觀眾先『不討厭紀錄片』，只要他們不去抗拒，有一天，如果他們可以看見一部紀錄片，可以對自己的人生有所啟發的紀錄片，這就夠了。有人認為我的片子商業氣息很重，但那是我的手段，我要讓更多人願意去看紀錄片、讓更多人可以用不同角度去看紀錄片。」

大約在四、五年前，原本都只會在電視上看見的紀錄片，開始走上院線，當時像是「奇蹟的夏天」、「無米樂」都引起不少話題，開始有人會去注意紀錄片以及關心這些影片裡的人物的生活。但是紀錄片走上院線，也引發了一些討論，既然「關懷弱勢」是紀錄片的主要意義，怎麼會以劇情片的手法拍攝，又和「票房」扯上關係呢？問導演，難道不怕被認為是「以利益為取向」嗎？楊力州回答，紀錄片的定義是「將真實的人事物做有創意的組合」。「真實的人事物」指的是被

拍攝者及素材；「創意」包括導演的觀點；「組合」指的戲劇的概念及剪接手法。所以，導演的觀點也是紀錄片組成元素中重要的一環。

給予空間 開創紀錄片視野

楊力州說，過去紀錄片導演被認為是不好維生、不停花錢，也看不見未來的工作，但是在近幾年來，慢慢有越來越多資源進來。像是公視、聯合報基金會的贊助。但是楊力州最希望的，便是希望能夠有一個長期支持紀錄片的空間。「在台灣，紀錄片是電影的附屬品，政府在輔助電影工業時，順帶有一起輔助紀錄片，但電影和紀錄片是不同的，我希望他是獨立出來的，而非附帶在電影之下。」2007年，楊力州與「商業週刊」合作，拍攝了〈水蜜桃阿嬤〉。〈水蜜桃阿嬤〉在全國19台電視聯播，播出之後獲得不錯的評價與迴響，雖然後來卻因為募款問題引發爭議，但楊力州認為，有機會在19台電視聯播，至少讓更多人能看到紀錄片，「電視」其實才是紀錄片最大的推廣舞台，即使最後能影響的人只有是百分之一，對紀錄片的推廣都有很大的意義。

要為自己爭取到製作經費，你要知道如何將在地觀點與國際化結合。楊力州認為，很多人說101大樓是國際化的，但其實也不是，真正有國際視野的，是典型的在地觀點。他目前正在進行的新片，就是日本NHK電視台投資的「紅盒子」，介紹的不是別的，而是台灣的傳統布袋戲，「重點是你如何去觀察、如何說故事。」

左手紀錄 右手關懷

紀錄片導演，必須對週遭事物敏感，要從細節中尋找題材。不同的時期，有不同的拍片風格，「我記得我有一陣子很喜歡拍小孩，但是現在我喜歡拍老人，像我在拍〈青春啦啦隊〉的時候，我就被這些老人生命力深深吸引。」〈青春啦啦隊〉顛覆了一般人對老人的刻板印象，給楊力州帶來更多生命的活力。很多人對老人的印象就是風中殘燭，但是這群來自高雄的爺爺奶奶們卻懂得享受生活，如同絢爛綻放的火花，綻放美麗到最後一刻。

身為一個紀錄片導演，楊力州認為，首要條件是，必須要非常「勇敢」。但是他也提醒：「千萬別忘了你有兩隻手，左手要勇敢拿起攝影機，去紀錄、去批判；而同時也別忘了要伸出關懷的右手，給予被拍攝者關懷及支持。」

拍攝〈征服北極〉時，楊力州跟隨林義傑等三位台灣選手，在北極寒冷嚴峻的生活環境下挑戰人類極限。這部片的宣傳海報上的這句話「雖然每一個念頭，都叫你放棄」讓筆者印象深刻，我不知道這是不是楊導演對紀錄片這條路的想法，但是楊導演說，紀錄片這條路是寂寞的，對於有志要走上這條路的人，「請考慮清楚，並且堅持到底，永不妥協。」